

Hunter
S. Thompson

The Rum Diary

浪荡世界的记者与加勒比海的人渣之间，
是足以让一艘游艇浮上来的酒精

朗姆酒日记

[美] 亨特·汤普森 著 陈怡雅 译

THE
RUM
DIARY

THE RUM DIARY
THE RUM DIARY

断树日记

THE RUM DIARY

Hunter
S. Thompson

The Rum Diary

朗姆酒日记

[美] 亨特·汤普森 著 陈怡雅 译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• 桂林 •

THE RUM DIARY

Copyright© The Estate of Hunter S.Thompson,1998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：20-2009-09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朗姆酒日记 / (美) 汤普森著 ; 陈怡雅译 .

— 桂林 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, 2012.1

ISBN 978-7-5495-0902-7

I . ①朗… II . ①汤… ②陈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美国 - 现代

IV 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15149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: 541001
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 版 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(山东省莱芜市嬴牟西大街28号邮政编码: 271100)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 9.75 字数: 146千字

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 001~10 000 定价: 34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献给 Heidi Opheim, Marysue Rucci 和 Dana Kennedy

我有着明亮双眸的骑士，
你昨日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当我给你买了好看的衣服，
在我的心里还以为你，
不会死去。

——“黑暗”艾琳·奥康奈尔，一七七三年

Atlantic Oce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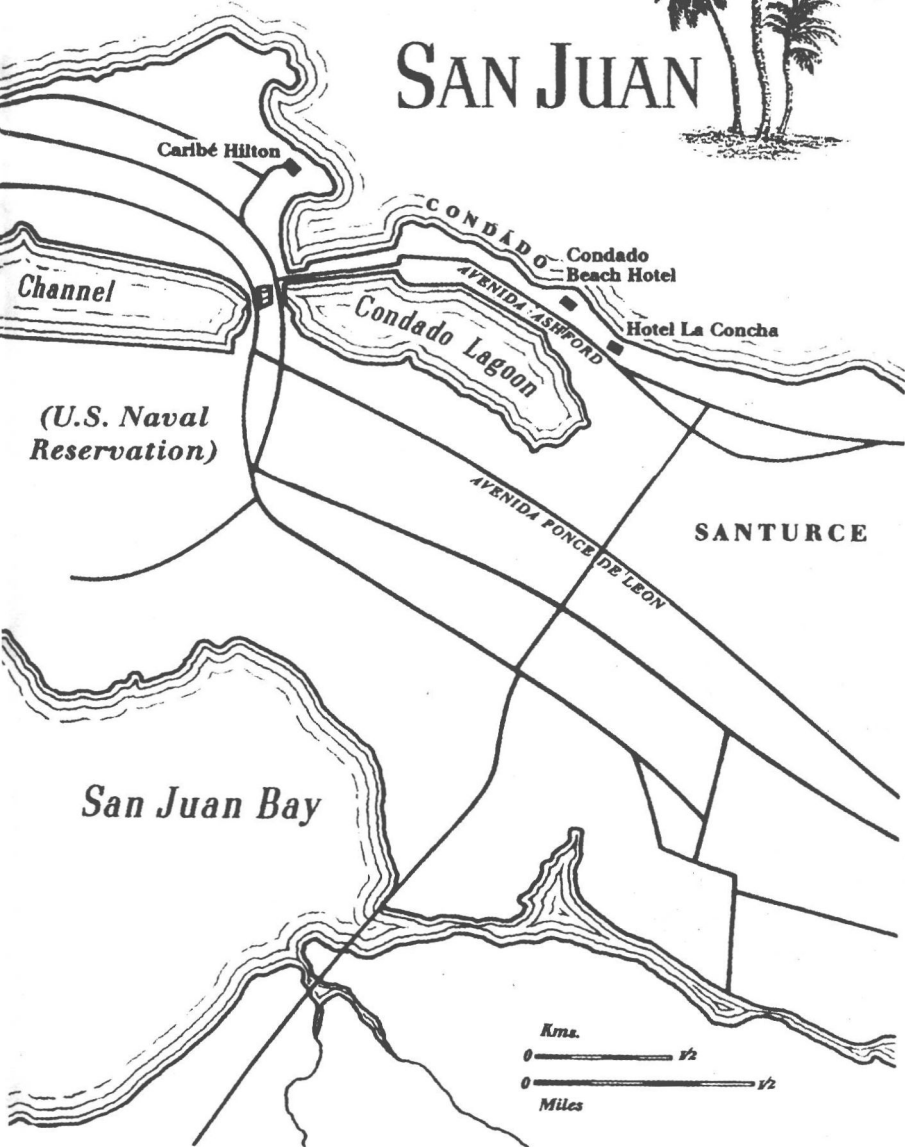


San Juan Bay





SAN JUAN



地图注释

Atlantic Ocean : 大西洋

Caribbean Sea : 加勒比海

San Juan Bay : 圣胡安湾

Puerto Rico : 波多黎各

San Juan : 圣胡安

Old San Juan : 老圣胡安岛

Plaza Colón : 科隆广场

Avenida : 艾文尼达大道

Caribé Hilton : 加勒比希尔顿酒店

Condado Lagoon : 康达杜泻湖

Condado Beach Hotel : 康达杜沙滩酒店

Hotel La Concha : 康达杜酒店

Santurce : 森图尔塞区

Ponce : 庞塞

Fajardo : 发哈多

El Yunque : 云盖山峰

Vieques : 维克斯岛

Vieques Sound : 维克斯海峡

Isabel Segunda : 伊莎贝尔·萨关达

St. Thomas : 圣托马斯岛

Charlotte Amalie : 夏洛特·阿马利亚

St. John : 圣约翰

《朗姆酒日记》主要人物表

保罗·坎普 (Paul Kemp)：本书主人公，《圣胡安日报》记者，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人，大学未念完跑到纽约及欧洲各地游荡，做过记者、写手、美食评论家、游艇摄影师、斗鸡协会顾问等等。

鲍勃·萨拉 (Bob Sala)：《圣胡安日报》摄影师，号称圣胡安唯一的摄影师。

爱迪生·弗里茨·也门 (Addison Fritz Yeamon)：《圣胡安日报》年轻气盛、脾气暴躁的记者。

切诺特 (Chenault)：也门的女友，之前在美国从事秘书工作。

艾德·莱特曼 (Ed Lotterman)：《圣胡安日报》主编，前共产党员。

尼克·赛格尔 (Nick Segarra)：《圣胡安日报》副总编，以写当地官员自传为第二职业。

莫贝里 (Moberg)：《圣胡安日报》政法记者，不折不扣的酒鬼。

比尔·多诺万 (Bill Donovan)：《圣胡安日报》体育编辑，莽撞的酒鬼。

施瓦兹 (Schwartz)：《圣胡安日报》编辑，工作相对尽职。

哈尔·桑德森 (Hal Sanderson)：加勒比地区最大的公关公司阿迪兰特副总裁，原《圣胡安日报》编辑。

辛博格 (Zimburger)：投资家，曾经的海军陆战队上尉。

圣胡安，一九五八年冬

一九五〇年代初期，趁着圣胡安才刚刚发展成旅游小镇，前赛马骑师艾尔·阿本尼托将位于欧来瑞街的家中内院，改建成一座酒吧，名为“艾尔的后院”，还在街边的门外挂了一个招牌，另外在后门的小巷子外，也挂了一个箭头指示牌，指着往这两栋颓圯的楼房中间走去，便可看到“艾尔的后院”。酒吧刚开始只供应二十美分一瓶的啤酒和十美分一杯的朗姆酒，朗姆酒加冰块得另外再加五美分。几个月之后，艾尔身兼厨师，开始供应家庭式汉堡。

这是喝上几杯的好地方。清早特别舒畅，太阳才刚刚露脸，咸咸的海风徐徐吹来，为空气注入了新鲜和活力，直到中午时分，湿热的空气才会浸入圣胡安，整个城镇变得如蒸笼一般，这种炙热的温度，一直持续到太阳下山之后，才又慢慢恢复凉爽。

夜晚的感觉也不错，但不如早晨清凉。当一阵阵微风吹拂过来，

位于欧来瑞街山坡顶上的“艾尔的后院”，总是能感受到一丝丝凉意，如果能开扇窗户的话，便可远眺整座城镇，可惜院子四周堵着厚厚的围墙，只能抬头仰望天空，或将车前草的些许绿意收揽眼底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艾尔添购了新的收款机，在院子中放置了撑着遮阳伞的木头桌椅，最后举家迁出了欧来瑞街的这栋房子，搬到离机场不远的郊区住宅。他雇用了一个黑人帮手史瓦普，负责洗碗和端盘子，最后接手厨师工作。

原本屋内的客厅，摇身一变成了钢琴酒吧，由高高瘦瘦、看起来一脸忧郁的迈阿密钢琴手尼尔森·奥图负责演奏。老旧的淡灰色小钢琴就摆在鸡尾酒区和后院的走道中央，钢琴表层漆上一层薄薄的涂料，防止被盐分腐蚀。一个礼拜七个晚上，在加勒比海长达十二个月的夏季，奥图坐在黑白琴键前，一边擦汗，一边漫不经心地演奏。

观光局的人都兴奋地谈论着，最近店家的生意好得不得了，一整年来，从早到晚的消费热潮吹拂着波多黎各港湾。不过像奥图这种丝毫不在乎生意的人，还是整晚弹着一成不变的蓝调或哀伤的民谣。客人逐渐厌烦了他的演奏，厌烦了看着他的汗水从下巴滴到键盘上，以及他穿着棉布花衬衫时腋下渗出的汗渍，还有他三不五时就发出“该死的狗屎天气”的咒骂声，破坏了整个酒吧的气氛。难怪客人会起身离开，宁愿到附近的高档酒吧消费，点上一瓶要价六十美分的啤酒或一客三十五美元的沙朗牛排。

前共产党员莱特曼从佛罗里达州来到这里，办了份《圣胡安日报》，

艾尔的后院便成为这份英文报纸员工最常光顾的地方。因为为莱特曼工作的人，不外乎漂泊者和寻梦人，他们泡不起近几年来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“纽约式”高档酒吧。《日报》的记者和行政人员会在早上七点左右鱼贯出现，体育记者、排版和编辑等晚班人员会在午夜时结伴而来，偶尔会有人来此约会。平时在圣胡安不常看到女孩儿，来这的多半是游客、交际花或是空姐，但她们比较喜欢待在赌场里，或是坐在希尔顿饭店的露台酒吧。

《日报》内有各式各样的人，从试图想要把世界拧成两半，再重新来过的狂妄土耳其小伙子，到只想在一群疯子把世界拧成两半之前，过好好日子的啤酒肚老头。整个报社的确有些有才气又正直的人，但也有一些连张明信片也不会写、堕落无能的失败者，包括混混、逃犯和酒鬼，一个顺手牵羊、总是在腋下夹着一把枪的古巴人，一个半开化、有恋童癖的墨西哥人，流氓、人渣、人形脓包等等。对多数的人来说，工作只是为了换杯酒喝，或是凑足机票钱了。

另一方面，也有像是汤姆·班德瓦兹这种天才，之后为《华盛顿邮报》工作，得了一座普利策奖，还有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，只为了让报纸顺利出刊的泰瑞，现在担任《伦敦时报》的编辑。

我来到这里时，报社已经营了三年。莱特曼正处在精神分裂的边缘。跟他说话时，仿佛可以看到他坐在地球上的每个十字路口，假装自己是三位一体——上帝、普利策本人和救世军。他常发誓说，如果这些年来曾经为报纸工作的人，同时出现在上帝面前，跟上帝讲述他

们的过去，他们的怪癖，他们的罪行，他们的离谱行径，连上帝本人都会毫无疑问地马上晕倒在地，不断拉扯自己的头发。

当然莱特曼是夸大了些。他总是忘了提那些优秀的人，只谈论被他形容为“酒精脑”的麻烦人物。其实莱特曼描述的还不够贴切，这些人是最奇特也最难驾驭的一群。情况最好的时候，他们仅是不可信赖而已；情况最坏的时候，他们总是醉醺醺、脏兮兮的，连山羊都比他们可靠。但他们却弄得出一份报纸，不用工作时，他们中的大部分总是喜欢混在艾尔的后院。

当艾尔决定将啤酒的价格涨到二十五美分时，他们不停地发牢骚跟咒骂，指责艾尔被贪婪蒙蔽了心，直到有天，艾尔厌倦了这些人的牢骚，在酒吧里挂了一个牌子，写着希尔顿饭店啤酒和饮料的价格。这个用黑色蜡笔潦草写着牌子的，就挂在吧台的后面，让人看得一清二楚。

虽然报社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人，有撰稿人、摄影师，还有正巧会写些文章又刚好人在波多黎各的骗子，但艾尔的生意却没有起色。在收款机底下，压着未付清的账单，还有从世界各地寄来的信，写满“再过不久，一定会把账付清”的承诺。这些流浪汉记者是最恶名昭彰的骗子。来到这个没有根的世界，背负着一大笔未偿还的账单，似乎成了一种时尚。

那些日子很容易找到酒友，他们来来去去，不会待得太久，但总是有新人到来。我称他们为流浪汉记者，这样的形容再贴切不过了。

每个人各有特色，拥有某种职业上的怪癖，但他们也有些许相同之处。似乎是习惯使然，他们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替报纸或杂志工作，他们蛰伏着等待机会，随时可以打包离开。他们不对任何国家效忠，视钱财如无物，只相信运气和人脉。

有些人记者的特质多些，有些人流浪汉的特质多些，但也有些人例外，像是兼职、自由职业者或即将成为驻外记者的人，他们为了某种原因，在报社外流浪着。不像那种在顶尖的媒体帝国中干练又汲汲进取的人，他们是不一样的品种。

波多黎各当时是落后地区，报社也总是雇用些脾气暴烈、言词煽动的流浪者。他们随着谣言和机会，漫无目的地漂泊，流浪到欧洲、拉丁美洲或远东，只要哪儿有英文报纸，他们就跳到哪儿，永远在找寻一个突破、一次重要契机、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，或一份肥缺，随时准备跳上飞机，飞到地球的另一端。

从某些方面来说，我也属于这一群人——也许比一些人更有能力，也许又比另一些人安分不少——在那些年里，我很少没有工作。有时我一次替三份报纸写稿，也替新的赌场和保龄球馆写些广告词，当过斗鸡协会的顾问，也做过餐厅的美食评论家、游艇摄影师，还定期遭到警察的迫害。那时的生活充满了贪婪，但我如鱼得水，乐在其中。我交了一些有趣的朋友，赚了钱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也见识了其他人未必能见识到的世界。

就像这些人一样，我四处寻找，四处漂泊，永不满足，还做了许多糟糕的蠢事。从来不曾驻足下来好好思考一番，只信任自己的直觉。我乐观地认为，我们其中有些人正在往上爬，我们选择了一条正确诚实的路，只要努力，总有一天能攀越顶峰。

但我心中也同样存有疑问：再这样下去，以后的生活一定一无是处，我们所有人都如演员一般，在毫无意义的漂泊中欺骗自己。一方面怀抱着无尽的理想，另一方面又为未来感到彷徨，我在这两股力量的拉扯之下，继续着这样的生活。